



我在“民间收藏”栏目写过一篇《握猪的地位》，是说我收藏11枚握猪的故事。所谓握猪基本都是玉做的，也是达官贵人用的。现在，我要说说没什么地位的陶猪。

照片上前排的三只陶猪，是我十年前到北京潘家园闲逛的时候买的。我看到一个地摊上有几只陶猪，拿起来一看就有些心动，它们都在11厘米左右，鼻长耳短，四肢粗壮，慵懒地趴在地上，真有些吃饱了喝足了的神态。我想，河姆渡遗址出土过陶猪，长只有6.3厘米，口方体肥，作疾走状，当时好像只出土了一

没什么地位的陶猪

◆ 童孟侯

只，而眼前是造型和泥质稍有不同的三只陶猪！

摊主说100元一只。我说比猪肉还贵？摊主说这是汉代的陶猪。我说三个我

一起呢？摊主说我给你80一个。

摊主收下钞票说大冯您给我留一个手机号，再收到陶猪我给你个信儿。我说我是上海的，坐了飞机到你这里来买陶猪吗？摊主笑了，说现在懂陶猪的人太少啦……

回上海不久，我就在老城隍庙的一个专卖紫砂茶壶的店里买了一只站立的紫砂猪（照片后排左侧的那只），记得是120元。它的造型很传统，就像是一头等待出栏的老母猪，猪的腹部还刻有9对乳房。

我那头黑陶猪是我在江苏宜兴的一个陶艺研究所买的，应该是

陶艺家的作品，底部有款，陶艺家姓侯。这头黑猪笑眯眯地拱着屁股伸着懒腰，眼睛眯着似乎还没睡醒，猪身上还点缀着金黄色和褐色的斑点，非常有喜感。细细观赏，能看出它所用的陶泥是很精细很地道的。

照片后排右侧的那只最简单的陶猪是我在陶艺坊里自己做的，现在是“DIY”时代了嘛。我先做一个像鸭蛋一样的球体作为猪的身体，然后再做三块一元钱硬币那么大的陶土圆块，一片戳两个洞作为猪的鼻子，另外两块往猪身上一贴，作为猪耳朵。至于猪腿猪脚就省略了……这陶猪被店主放进电炉，像挂炉烤鸭那样烘烤，第二天我再到陶艺店，一头圆滚滚的造型简洁的陶猪就出炉了。

收藏家谷良收藏了一个汉代的陶猪圈，圈内有小房子，有两头猪，还有饲料盆什么的，活龙活现，

十分有趣。因为古时候猪的地位是很高的，谁家养的猪越多就象征着谁家越富裕。什么是家？宝盖头下面一个豕字，豕就是猪。

我想用1000元的价格请谷良让我。谷良摇摇头：价格出得再高都不让。

我以为古代的陶猪是没什么地位的，因为它取材是陶土（不是玉），捏一下，搓一下，就放到炉子里去烧了。造型和做工都比较粗糙，无法和玉质的握猪相比。因此，有专家甚至认为陶猪是古代的一种玩具，随便捏一个给小孩子玩的。

谷良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说：去年，在成都青白江出土一只陶猪，30厘米长，6斤重，它腹部光滑圆滚，憨态可掬，活龙活现，可见我们的先民造型技艺之一斑。经过专家考证，这是汉代的陶猪，应该属于我国原始的雕塑了，因此很有历史地位。

石香居过眼录

清·吴昌硕题郑公华钟全形拓

◆ 袁慧敏

郑公华钟乃春秋时期青铜器经典，传山东邹县出土，器上有铭文75字。此全形拓，纸本立轴，纵132.5cm 横62.5cm。纸墨古雅，拓工精良，有吴昌硕（1844~1927）题识：“钟不知谁氏旧藏，铭文辞义与阮仪徵所藏之周公望钟、两壘轩所藏之周公（牛丕）钟大略相似。安审字作晏，实宴字。他器中往往释为安或即尧典钦明文思安安，有作晏，晏者耶，且释名云：安，晏也。晏晏然和喜无动懼也。咏韶日句，以为然不？甲辰八月，吴俊卿昌硕赏沪”。钤印“吴俊之印”（白文）、“安吉吴俊章”（白文）

此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全形拓难得，名家所题更显珍贵。



端午铸新镜

◆ 张东

毋燥，止声色。”说的就是五月太阳照耀的时间开始变长，徘徊于天地之间的阴阳之气交相冲撞，生死相分，不可谓不“恶”。为了驱灾避邪，君子当斋戒、禁欲，遮掩自己的身体，不使身心受到邪佞之气的侵袭。可见，从古开始，出于对“恶”的敬畏与趋避之心，人们过五月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驱邪纳吉。作为“恶月”中的“恶日”，过端午更应如此。

为了驱邪纳吉，人们想了很多方法，比如备置驱邪的吉祥物，如铜镜。铜镜在民间也有称“照妖镜”的，现在有些乡村百姓自己盖房子时，仍会在正门之上的墙壁上镶上一面镜子，希望镜子能反射掉一切侵袭而来的邪气，能映照出化作好人模样的妖魔鬼怪的原形，驱灾避邪，降妖除魔，保得家宅平安，万事大吉。如此神奇吉祥的铜镜自然被求吉避灾的古人所看重，虽然日常家里已备有铜镜，但临近端午之时，有条件的人家还是会花费精力铸造一枚新的铜镜，希望新铜镜更加光亮照人的神力能为家宅安全度过端午大显神通。

《容斋随笔》中曾记载：“唐世五月五日扬州于江心铸新镜以进，故国朝翰苑撰端午贴子词，多用其事。”说的就是唐朝时在五月初五

端午节专门在扬州扬子江的江心铸造新铜镜，铸出的新铜镜专门上贡给皇帝，此后宋代的翰林院撰写有关端午的诗词时还专门引用那些事。可见当时端午铸新镜不仅是传于民间的风俗，连皇帝都颇为重视，还专门有翰林为此赋诗，可见唐宋端午铸镜之盛，难怪当时的人把这些“贡镜”称为“天子镜”。

《镜龙记》中还记述了一段更为传奇的传说。相传唐天宝三年（744年），扬州曾经上贡了一枚在江心所铸之镜。该镜镜面直径九寸，精心炼制的青铜散发着莹亮耀眼的光泽，镜背上有华丽逼真的盘龙纹饰。当时上贡此镜的“进镜官”说当初铸造此镜时炼炉并不在扬子江江心，工匠也不知道如何才能铸造出能配得上皇帝“真龙天子”威仪的“真龙镜”。后来有一位称呼自己为龙炉的老者对铸造工匠说自己知道怎样才能铸造出真正的“龙镜”。说完他就进入炼炉所在的屋子，闭门自处三日。三日后开炉时，所有的人都遍寻不着龙炉老者的踪影，只看到一条素绢落于炉前，素绢上写着“盘龙盘龙，隐于镜中。分时有象，变化无穷。兴云吐雾，行雨生风。”铸造工匠看到这段话后，心有所思，立即将炼炉移到扬子江江心，在五月初五端午之日

飘逸多姿的崖柏笔架

◆ 原野



笔架——挂笔的文房用具，已有1500年的历史，南北朝已有记载，但传世品尚未发现，至唐代已成为文房的常设之物，宋代传世品和出土物较多；到了明清，进一步得到发展，不仅形态上多变，而且取材上繁多，并成为文房中不可或缺之物。笔架一般采用竹木制成，近年来由于对黄花梨的热炒，因而将它作为笔架的材料有不少。但“高贵不等于高雅”，市场上所见到形态好的笔架并不多，我经过实践，认为采用崖柏的材料制成的笔架更为理想。

崖柏属于柏科类中的侧柏属，通常生长在海拔1400米左右土层或岩缝中，我国主要产地为山西、河北交界的太行山脉。由于崖柏不少生长在环境极端恶劣的悬崖陡壁上，历经风刀

霜剑的磨炼，形成了它的枝干曲折妖娆，跌宕多姿，有的似摇曳多姿的丝飘带；有的似腾云驾雾的飞龙；有的似飞流直泻的瀑布……真是千姿百态。在艰苦的环境下崖柏吸天地之精气，经风霜之磨炼，铸就了其奇特的飘逸，弯曲灵动的英姿，成为笔架最理想的材料。

去年十月上海展览中心举办的第四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家具展览会暨红木家具精品展，我们原野艺术工作室的笔架有幸参展，引来了不少商家和观众的赞誉，当场有多家红木家具参展商向我们提出代销笔架的要求，清华大学美院的师生一行六人，见到后当即踌躇观望，赞叹不已，并用相机一张一张拍下来，一位老师并赐我们名片，欢迎我们能向美院的《装饰》校刊上投稿呢。



终于成功铸得一面“真龙镜”。如此宝镜还有更神奇的传说，据说七年之后遇上大旱，皇帝命人召来道士求雨。道士对着此枚“真龙镜”奉祀有嘉，顷刻镜背上的盘龙竟然口生白气，片刻功夫，雾气就弥漫了整个大殿，不一会儿，甘霖普降，旱情顿时就消弭于无形。

这样生动神奇的传说固然有前人夸张修饰之嫌，但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人们的确相信端午铸镜能驱邪纳福。铸镜的地点越讲究，工艺越传奇，铸出来的新铜镜的“神力”就越厉害。虽然这样威力无穷的铜镜只能上贡皇宫，但“上之所好，下必甚之”，可以想象当时民间对端午铸新镜的认可及对其招福避灾的期待。这种风俗到了宋代仍可见其一斑。苏东坡就曾在诗中提及“讲余交翟转回廊，始觉深宫夏日长。扬子江心空百炼，只将无逸鉴兴亡。”虽然他是借铸镜以讽喻，但也间接地表明了及至宋代仍有夏日铸镜的风俗。



拾得旧梦说《立言》

◆ 姚一鸣

我收集民国老期刊，说来也有些年头了，初时一直对文史类老期刊感兴趣，无意中错失了不少的机会。之后渐渐地补上，价格早已是上涨了不止。特别是民国时期的画报和漫画类期刊、影刊等等，均是非一掷千金而不得。记得最悔的一次，见到三十多本《立言画刊》，开价九百多元，一翻是讲戏曲类内容的，并且版式不大喜欢，一个闪念未购，便被他人购去，悔了好一阵子。后来再想购，却难得。

前不久在网上看到有一《立言画刊》的合订本上拍，共十二册的合订本，起拍价才一百元，这个诱惑可就大了，马上竞价跟拍，心理价位五十元左右一册，但现时老期刊已价涨多时，凡是有些图片的，非高价而不能得。到了最后结束前，不少买家竞相争夺，一会儿的功夫便突破了千元，不得不放弃。《立言画刊》之后以一千多元成交，均价将近百元一册。失之颇有些遗憾。

《立言画刊》1938年10月创刊于北京，主编为金达志，立言画刊社编辑出版，地址在北京宣武门外椿街上三条二十八号，在天津、青岛、济南等地设有办事处。周刊，逢周六出版，十六开本，前附“小画报”，专刊名伶剧照。文字部分内容包括京剧、昆曲、文学、食谱、国术、科学、体育、书画、家庭、漫画等等。其所刊戏剧部分占了全刊的一半以上，且多为第一手资料，为戏曲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献。《立言画刊》1945年8月终刊，共出版三百五十六期。

出版将近七年的《立言画刊》，是一本深受读者喜爱的艺术类刊物，特别是刊物中所设的“侠公话剧”、“脸谱讲座”、“戏剧问答”等专栏，均由当年著名的剧评家汪侠公、徐凌霄、景孤血、翁偶虹等主持，对于中国传统戏剧的挖掘和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立言画刊》还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如由民俗专家金受申开辟了“北京通”专栏，发文三百余篇，涉及风土人情、历史掌故等，极受读者青睐。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前于旧书市场，终于淘到一册《立言画刊》，品相不错，价格也合适。淘得此刊十分高兴，毕竟又多了一个品种，所得《立言画刊》为1943年3月13日出版的第二百三十三期，封面为名坤伶章遏云的便装照，刊前“小画报”除名伶照之外，有几幅“满映明星李香兰主演《哈尔滨之夜》”剧照，甚难得。其他精彩内容还有《如此“八仙得道”》（景孤血）、《谈武生》（红叶）、《记随园》（退叟）、《寡过未能随笔》（吴因青）、《北京的养鸽》（金受申）、《大泽龙蛇传》（宫白羽）等等，可谓精彩纷呈。得之阅之，自是喜欢不已。

将近七十年前的《立言画刊》，表现的是那个年代的戏曲文化和娱乐，关注的是京剧、昆曲等传统戏的命运，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来表现社会文化的一些侧面。泛黄纸页间所透现出的，是旧时文化的特殊韵味，展现了一个时代的风华。那些旧梦随着故纸渐渐地湮灭，消逝于历史的长河之中。重新拾起这些旧梦，可以感受到故纸背后的一些故事，和沉浸于故事之中的沧桑。